辭賦

續東文選 第二

續東文選卷之一

辭

佛巖辭爲專上人作

徐居正

佛之山深且逶迤兮佛之水清且漣漪雲幽幽兮石鑿鑿盟有白鷗兮招有黃鶴我嬰塵網兮我日思歸我旣無簪紱之累兮亦何事於依違也登山有車兮涉水有航我將從白蓮之遺則兮奚悁悵而悲傷

香山辭

姜希孟

山之高深兮不可以往觀兀然成老兮薄此塵寰

鬢髮蕭踈兮戴盈冠白日易暮兮凋朱顔身纒五
勞兮腰脚酸陟巘凌危兮羞所難朝馳神遊兮躡
巑岏返故居兮形開質頑送師西歸兮發長歎恨
無翼兮同齊攀

贈別金正使　李坡

江之水兮悠悠我送我子兮江之頭驪駒闋兮東
載膏澁樓船兮中流嘆逝者之如彼感離別之蒼
茫遼野漫漫兮間山蒼蒼望行旌兮不可及關河
阻兮道路長樂新知兮悲生別我思古人兮獲我
心

帝鄉漸近兮五雲深鴻飛冥冥兮不可攀悵後會
之無期兮獨延竚而盤桓

招子胥辭　　魚世謙

荃何爲乎長往而不返兮子介立而離群將窮爾
之跡兮四極茫茫上乾而下坤歲月荏苒其幾何
兮兎走烏飛送秋凜而春溫望緱山而一叫號兮
荒涼何處覓孤墳夕陽殘月谿谷寂寥兮猿鶴更
吊或翼而奔嗟荃之一去不復兮又胡爲乎吸露
而巢雲所貴乎道者忠與孝兮詎可謝親而辭君
荃兮歸來盍返爾之居兮庚命白鶴回飆輪覽古

國之山川儼宮殿之猶存上娛君親下妻孥兮稱
觴鼓瑟攝爾之神魂開廣居而設正路兮襲禮容
以爲裾尊榮逸樂無不足兮矧馨德之如蘭如蓀
亦可以乘浩氣而冲擧神遊八極廓乎東西南北
之無分又何必赴喬松之席兮盖不須觴王母之
樽坌何不自知兮昧斯理而無聞視萬乘猶弊屣
兮是非毀譽曾不論將欲廢仁義之府兮甘潛處
乎虛無之門彼真僞與邪正兮若明暗之有朝昏
坌乎歸來毋終迷兮世道休明樂事紛紜謂予如
不信兮請往質諸乃祖周文

山中人辭

金宗直

克己與都永昌韓仁孝及甥康伯珍等浴于安國寺寺乃高僧行乎所住處

山中人兮忽三四謇携手兮其處徐蘭為湯兮翦為薦芳闠闠兮屋廬日澡浴兮或坐臥精氣摶兮麤巘除朝而踰兮一石溜暮咀嚼兮水蔬錐神仙兮遼以蘭羌彷彿兮為曹招手師兮揮麈邀王母兮分桃晒空門兮參幻嫵下土兮遙邀寮靚處兮高觀知義勝兮身肥鉤輈聒兮雲木濫勒暗兮苔扉夔一足兮畜怪又狐狸兮聚族雲冥冥兮月黑競

悠睢兮躑躅念畸人兮縛塵纓隱思子兮勞心曲桃眩晝兮李縞夜韶華繽紛兮恍目湛中園兮可樂君 胡爲兮空谷

悲垓下辭

丁壽崐

金虎蝕隣兮魚目入珠鑿齒牙欻兮鹿麟而趨知三户之可報兮卒兵起乎淮之涘有參眸之豪士年鼎少兮二紀不階尺土兮自挺而起跨江涉河兮纓王剸李百二之山河誰何兮直造渭水嬰胄組而不免火三月而乃已衣錦之思歸急兮英謀遊耳惟馬首楚山之是指兮奄中道而失趾騅不

余以瓊漿䬅輦霞軿馭汗漫兮驞駍駖磕乎鴻濛
之宅飛廉屏翳吸噏繽卒兮鬧紅雲兮空罯羃浮
丘管轄乎方丈之館兮瑜瑜貇貇遂招予乎髣髴
朱宮貝闕繚以跨虛兮羽衣翩躚沴然騰颯上寥
廓沆漭而無閡兮下積蘇兮又焉極大地互回而
控軸兮星辰環布而錯落翼翼三熏仰覩天表兮
瀝血寸丹首稽乎紫宸紫宸煜霅而沕穆兮擺佹
閜砢嵬架乎朱鵝玉皇羽衛儼陟降兮俯闇闔之
嶙峋電霍神瞳雷助天笑兮陶大虛之一春森官
府之雲奔霧翁兮烔五彩之襠袷仍玉女而與侍

裔兮紛群妙之綽約戴太華晨嬰之髻兮履玄瓊
鳳文之舄令飛瓊兮彈八琅教淩華兮拊石轟衆
音之迭進兮間玄雲之法曲幸萬期而邂逅兮亦
變東海兮桑田叨仰塵兮月階玩今夕兮何年授
我以青隱之籙假我以東華之閣俾我以巨勝之
花侑我以華池之泉撫楚南之冥靈要後期於八
千仍誘余以縱臾洛六神而與訣曰茲大玄杳兮
惚兮無爲之先倘可得兮攻而三尸淨而發兮道
則在爾而不見睫兮巘蟣虱之下賤荷真元之寵
渥等百朋兮起壽須神休兮於樂忽天鷄之膞膞

逝兮道之窮虞奈何兮效以死身七十戰常勝兮
今一敗兮天所棄信材力拔山而扛鼎兮額乃為
制於虫臂豈不知早降之贏取富貴兮取氣息於
人喉所未試也又豈不知死中而求生兮環拄投
穴苟活之可愧也剄八千一人之不返兮亦何顏
於父老也揮霜刃以就刎兮德故人以市侯之寶
也為漢者樂兮金城千里以為居山河富貴至雲
孫王帛充堂牧國祖為楚者憂兮離親左墓鈇戕
没金章玉佩不買生七尺完軀剟上屠首入漢兮
身委地骨沙礫兮血模糊冢山遠兮大江外魂魄

泣兮怨何沫強本折兮強兵滅君王至死猶未艾至今垓下陰陵道覇材遺恨寄寒瀨

夢遊青鶴洞辭

俞好仁

客有漫浪遊兮訪青丘曠千古兮杳寡儔冠切雲之崔嵬佩明月兮鳴琳球披錦袿之鮮麗兮衣紫烟兮繡春雲顧余飾之陸離謁菲菲兮清芬妖妍姣好有餘濃兮精神焱迅邈超謝乎鷄群攬桂樹於廣寒拂朝暾兮扶桑凌大漠而欽沆瀣兮眛人寰兮塵杳泛翠水之西極萬里兮駕斑麟而驂白鳳遥遨遊乎崐岡金母啓齒色敷腴兮令青鳥導

晨鍾轟隱乎砰磕魂恍惚兮歸來尚天香兮未歇
但見太客吟詩山猿嘯月萬竅笙竽千巖劒戟眩
真幻於古滯國空漲霧之歘翕噫嘻此乃造物者
戲我耶吾亦未知夫何為而玄地何為而濁日月
何為兮往來風雲何自兮變滅紛是非之吹萬曷
若付身世於一貉信乎寓形宇內渺然毫髮虫臂
鼠肝隨吾所適升則玉堂金馬退則雲泉桂壑擬
聱勿於冬通之域超萬象而出宇宙坐見瀛海為
窪尊岱輿為飣餖後三光而不老下羲皇而高視
然後人皆謂舉天下之樂者孰有浮於烏有子

賦

喜晴賦 次明使陳公鑑韻

金守溫

賦者敷陳其事古詩之流也詩之不足則作賦以盡其意焉翰林陳公之來使也隨其所遇形於篇什動盈卷軸間賦喜晴流麗動盪渾涵演迤以抒其不盡之意要其歸將以敘道途之經由述原隰之咨諏勤王事而喜禮成彬彬文雅之盛歟僕竊不自揆敢依高韻綴拾以請敎昔太冲撰三都賦覃思十載始克成篇僕謏聞陋學且

成於率爾誠不足觀雖然公為王人故重於宣命而爲之喜晴僕陋人也伏覩皇恩之罔極慕公之德艷公之才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立賦之旨雖同遣辭之意則異

謹錄以爲行䞋惟公之恕狂僭其詞曰

鳳曆紀元蒼龍建丑子虛子過烏有子相與出入乎百代周流乎六合宇宙爲室廬四海爲林藪御汗漫而浮遊登崑崙而矯首三光運於捭闔胡越在於指撥子虛子乃屬烏有子而告之曰嗚呼噫戲古今一馬也天地一指也包犧鬻欽氏之前邈

乎不可議也三五以降載籍具存或賢或否果孰上而孰副天心仁愛豈薄此而彼厚然而治不常治亂不常亂紛乎不齊罔有紀極孰能泛文瀾之輕舟駕藝苑之四牡馳騁上下為我揚搉而不留也哉烏有子曰吁夫子所謂見秋毫而失輿薪觀拳石而矇泰山者也今我皇明定鼎燕雲控扼幽濼幅負萬里澶澶漫漫外薄四海物阜民安寒者煖衣飢者飽食山行水宿不復設關是謂乾坤交泰萬物亨而不屯者也與其撫縹帙而尚論曷若從當世而具詢不於目擊而致信將於耳聽而實

陳是豈非大野之騎無所止宿而率天下之路也
於是子虛子猶然以咲欲與烏有而共去鑽龜兆
以觀貞遂淩厲乎九州謁太儀而造旬始兮繽群
靈以與浮攬雲霓爲衣裳兮羌馬鳴兮僕愁俯三
山如積蘇兮黄河耿耿一流濯余髮於咸池晞扶
桑之朝陽歘闔歘闢一低一昂彝收欣欣以告余
兮予苟修姱以信良何必翩翩其高舉兮徒沐芳
兮蘭湯於是按節迢遥陟險歷碕挹王霸之盛烈
覽都邑之瓌音循輿野而咨與兮覶土宇之脩直
錐使夸父逐日以徒步兮蓋不可一二而已覺其

疲矣爾其醫閭聳其鎮黃河蕩其原居庸贔屭千里衝奔是乃天地之奧區燕趙之抵根也烏有子乃俯而吁仰而嘆曰於赫皇明膺天順人光造丕業恢皇圖聳帝文建都於此宅中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蹌蹌顒顒輻輳於中原制作文物之懿郁郁渢渢其崇罔極其密無隙是乃觀百王之會通歷萬世而不易譬衆澮之趨海若筋絡之付脊雖使五帝迭興無以加施三王復起不能更繹禮樂明法度著垂徽猷建長策烟火萬里民物蕃息致治之盛超軼古昔銷鋒鏑以為鋤耰擾獷頑以

興太平南北一徼東西一揆重譯梯航執贄于京
莫不稽顙受我章程朱厓朔漠殊方絶域亦莫不
置吏分竹敷心腹制手足昆虫之微草木之細蒙
雨露而得棲宿寒暑調其四時日月明於昏旭雖
然自古聖天子之臨大寶也不事虛文唯德之行
民或執熱濯以清泠世或陰曀示以明晴是以一
視同仁之化罔有内外當厚往而薄來必濟乏而
扶羸理道由是而焕赫四海以之而隆平不必窮
兵黷武如漢武帝噬臍於大宛之城不必破斧缺
斨如周公東征於濛雨之零身吾開上下同功君

臣相成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聖人
作而萬物覩氣機之感初不得以隔形此自然而
然非有待於智能也是故上有明天子下必有賢
諸侯歲事來庭以朝于王錫之秬鬯示我寵靈睠
玆有國號曰朝鮮渤海漲南長白北横延袤千里
表裏山河國富兵強先萬國嗚俗尚禮義聰明覩
聽君有君德士有士行等威隆殺以明上下咸英
韶濩以和其聲衿袍之固湯池金城溝塍之達行
不於辨其人心之淳風化之美宣聖之所欲居箕
子之所留停重惟　國祖當高麗之季主昏臣暴

繖德貫盈寇盜搶攘干戈蝟起百戰摧陷高屋之
瓴生民賴以奠枕國勢從而不傾於是應天命順
人情化家為國四境清寧登崇俊良退斥頑冥旌
忠伐諫封千戮丁調五氣燮三精益撫民必欲吾
仁格天必以吾之誠也稱藩內附請命帝庭天子
乃喜且嘉而驚世承寵眷以保生民今　王嗣履
攄虔奮赤時節　土物王府之呈惟天眷命惟德是
徽錫賚便蕃絡繹連亘嗚呼噫嘻其遭太平慶會
之熙運也歟星使聿来王郊于迓兵衛森列畫戟
彫楯皇恩覃霑霈澫汪濊隕越稽首天威至近小

心畏天至仁綏遠帝德廣運如天地之恢恢王誠
純至如日星之皎皎從此而泰階平玉燭調鳳于
岡麟于郊以成泰和雍熙之盛功正猶鴻毛之赴
燎也予盧子曰子信識皇明大朝之盛而知東國
王德之賢矣然天道不言而品物亨者五行之吏
宣其氣矣王者不言而萬國寧者專對之臣宣其
道矣今夫翰林陳公太常高子文章之美節義之
高江漢之濯秋陽之皜摛藻掇英馳奇騁巧詞林
之幹文苑之老匪規矩則莫由必禮法之是蹈是
猶鳳凰芝草生於大庭景星慶雲麗於晴昊是宜

爲千里鹿鳴九重赴召者也當文明之世以二子之賢奉綸綍於海邦將使命之獨專杖皇華節傳天子言震動山岳旋斡坤乾以敷皇上至仁大澤於普天者不其宜乎當使還前席之時達 王心之誠敬俟度罔愆俾東邦永荷皇靈以及曾孫繼繼繩繩以至千萬世而永傳矣烏有子曰諾遂與揖讓周旋撝謙歎孔席之不煖慨墨突之不黔雲馭啓行鳴騶載嚴老栢奮髯海山露尖曉雲拖纖望行塵兮不可及但見巖石之嶄嶄

鳳山賦 次明使户部郎中祁公順韻

鄙人聞之聖人之有作必有聖王之應然
王者繼天出治同仁之化囿海內外則其
産也或在於遐陬邀壤之地食火之鷄獨
角之麟獻於西土此其驗也我國雖曰一
隅然東漸之化實先被焉則鳳凰之鳴于
山也非虛也今皇華大夫身親戾止目擊
其事作為賦頌勒在崖石輝暎山谷鄙人
孤陋考國之典故兼以譜文之實輒依高
韻又撰一篇夫以其國之異必待其國之
人賦之所以見大夫之作之不誣歸爲我

大明莫大之休也其辭曰

客有物產之雄王國之英養靈襟於吳楚冲遐舉於幽并周旋六合之無際呼吸大塊之未形一鼓一舞天成地平變化氣象倏歘性情欽惟皇明運啓千一豈止治教之休明抑亦禮樂與文物明堂闢兮垂衣堯舜廊廟崇兮接武夔龍主聖臣賢德合志同歷百代而尚論莫當今之為最猗湖海之高士實人物之上瑞窮而在下則孝悌行而風俗興達而在上則下情達而上德宣夫何一鼉飄纓而振轂遹奔走而後先爾乃啣天語之溫密佩綸

章之善美以東方之距燕山為千里者有四慕宣尼之居陋懷弧矢之壯志蹇朝袁而夕行寧心怵而身避負弩驅前榮於信邁持被語刺歎其非智眷我敝邦山川秀麗求之天下鮮有其比名蹤異跡不可勝計昔熙文養老以興西周之化鳴于高岡乃詠卷阿之詩屈原賦於離騷名曰楚詞然則鳳凰之物生於聖明之時否德莫致惟德是宜實在天而不在人可以公而不可私昔武王之革殷也箕子義不臣周庭九疇洪範之是訪二代文獻之可徵於是車則以夫象輅樂則隨之韶奏封于

朝鮮以察東作之候皇極之數以敘八條之政以隆鳳於斯而一下人乃聽其雝雝遂立郡於其地其名不泯樵夫牧童往往毿毿羽毛之或逢蓋是鳥也飲啄於鴨綠之波棲集於鷄林之樹其來也以王德之治其去也以國政之亂不但傳於黎老抑亦著於黃卷何幸鳳閣公乎來遊日邊之遠駐幨帷於其下想遺音而慨嘆撰雄篇而發揚誠光餤之莫當不惟有以表一時之異實可以顯千載之祥蓋將使小邦賤士咸仰帝德之昌莫不膏澤踊躍要荒渾身藹藹盈耳洋洋會極歸極以近耿

先雖然昔皇王之至治四表光而上下格百穀順
成庶徵時若入行忠信家有菽麥當是之時鸞鳳
鳴樹兮視以丘隅之雀神龍遊沼兮等於潛之魚
躍既不貴龜之十朋亦不貴麟之一角是盖本之
以中和學之以惇約萬國鼂聘如百川宗于大海
一人有慶比衆星拱于北辰況於圓象之昭回豈
可屑屑於景星慶雲也哉雖然昆山之玉輝於空
谷卞和泣於楚文翠羽象齒生於南國劉晏獻於
帝宸至於草木之微以有凌霜傲雪之操於是乃
取於松筠彼鳳者亦異於凡鳥世以為珍與其求

之古曷若取之於今與其取之物曷若驗之於真
今皇華大夫以書詩六藝爲五彩以道德禮義爲
九苞興於詩而立於禮據於德而依於仁以之翺
翔庠序則天下謂之翰陽鳴鳳以之賦政四方則
兆民爲之竦聽是則不古而古非鳳而鳳不以稀
於所見爲愚俗之所勝唯以合於所聞爲聖世之
所敬此所以羽儀天朝黼黻皇猷以致皇明億萬
年無疆之治之盛也佚處公子聞斯言而喜之喜
之不足歌以繼之歌曰以鳳凰之至爲可以表於
至治是乃輕其實而重其名捨本領而取支裔惟

濟濟多士乃國家之善鳴非惟可以為當世之禎亦可以垂聲實於千齡

烏圓子賦 猫一名烏圓子

徐居正

歲在火雞夏至之夕風雨晦冥夜昏如漆四佳子患心痞身不帖席倚壁而睡忽聞屛幃間有聲摩戛作止作予有雞雞籠在臥榻之側呼童子而護之以防猫竊童子鼻雷其睡也熟予意老猫卒入之睚磨牙鼓吻於弱之肉也猝然奮杖而怒曰養猫所以除鼠非為害物今反不爾惟職之闕當一擊而粉碎予於猫乎何惜俄有二物掠吾脛而

閃去前者小而後者大狀若猫之捍鼠蹴童燭之
鼠已屠盡而猫則寢處乎其所矣四隹子矍然驚
曰猫捍其鼠乃職其職予不自明以忖以臆致疑
於猫幾蹈不測嗚呼噫嘻鼠之爲蟲物莫比其賊
毛淺不雋肉早不薦尖鬚悍目孰賦爾質處溷穴
壤孰爭爾窟循墻其詐托社其黠爾腹易盈何欲
乎溪壑爾喙不長何銛乎戈戟善伺巧候晝竄夜
縱穿我箱篋攪我盆甕我衣何完何粟何贏孰齧
其嚇孰肝其烹地嫌忌器勢倚熏屋跳梁跋扈天
壅厥惡此所以國風刺碩麟史書食當斯時不有

烏圓子驅除之功幾何不逝汝彼適者乎我嘗讀禮迎猫有法與我田功利民澤物子養烏圓子意蓋如此同我衾褥分我甘旨惟烏圓子感激知已奮氣鼓勇効才展技信然其聲耽然其視劃若電邁倏若風動鼠輩帖伏主臣入拱攫生搏走搪突屭奰或抉其目或截其首磔裂狼籍肝腦塗地擣巢盪穴無俾易種當此時雖封以肉食之侯日享大官之羞未足償功而酬德何一念之不察紛然致此惑也爾以直而賈害我以疑而枉殺我雖仁於雞雛而不仁於爾為鼠報仇豈理也哉嗚呼天

下事理無窮人之酬酢有萬不同有疑於不疑有不疑於疑疑與不疑毫釐千里不揆以理而揆以心不跡其實而跡其似靡有不雜鼠於其間而致疑於烏圓子也呼童子而書之因以自矢

蝙蝠賦

造化抰圠囿形萬物曰飛曰走或潛或躍種繁類殊鉅細不一蠢玆飛虫亦百其族鳳凰鳴于高岡兮覽德輝而翔集鯤鵬羊角而扶搖兮羌變化之歘翕鷹鸇之逐烏雀兮我愛爾之逸翮也鶤鷄之凌霄漢兮我愛爾之俊骨也燕知春秋之代序兮

鴈隨陽而南北鸚鵡鮮毛而能言兮亦可友乎鸜
鵒也烏鵲占時而報喜兮一何異於鵩鳴而鴟嚇
也粤茲翩翩之蝙蝠兮吾不知其何物也身鼠而
翼鳥兮何形質之怪奇而難狀也不晝而即夜兮
何蹤跡之暗昧而惝怳也又何用夫見朝陽而乃
伏兮隨大陰而自得也哉肉不登於俎豆兮未豈
合於肥膿無羽毛藻飾之可用兮豈似牙器用之
可適也哉儘天地之包容兮於汝微物而見貸也
既無良材與美姿兮又何患乎嫁禍而賈害也彼
冥飛之鴻鵠兮或未免於矰繳嗟遐舉之鷙鶻兮

亦有事於鞲紲爾獨從容而自在兮亦不滿夫一噱余嘗寂寞而塊處兮夜耿耿而不寐蛩哀咽而悽悲兮蛙亂吠而屓贔然暢舒乎雅懷兮羌不厭乎耳聒也俄聞爾之一聲兮續怒髮之豎立也避羣動而逃藏兮尋廈屋而潛依曰茲形跡之詭秘兮甘與小人而同歸然於窮壤之間形形物物蝡蝡蚩蚩紛紛職職蝨處於褌鵂巢於睫蠅亂黑白蝸爭蠻觸是天地稟賦之自然不可以大小形質而有別也爰揮筆而作賦於蝙蝠乎何責

雙溪齋賦　姜希孟

神都左界泮宮東隈風雲儲其不散洞壑窈而重
悏鬱交柯兮佳木斑石磴兮蘚苔川分派兮斂股
承石窩兮盤洄或淙瀑而鳴環兮或淲汨而喧豗
曾出洞兮幾許潤文波兮育才凡庸覘視而莫察
兮今勝地埋沒乎草萊固天慳而地秘兮待賢英
而必開於是琴軒先生紫纓之孫華閥之冑厭紛
樂道神朗氣秀膾炙墳典糠粃史籀羌年少而器
老固德全而才富齡胷襟兮霽月騁逸氣兮宇宙
脫氣習兮紈綺抱膏肓兮泉石繫纓簪而遐思兮
淹朝市以滯跡爰相觀於都中兮靡荒陬而不索

尋泮水以探討兮竟窮原而有獲實面陽而負陰
兮宜君子之攸宇乃翦荊棘闢深窄誅茅鳩材爰
始規畫庭可旋馬堂容列席不朴不侈靡違度尺
開煥室以明朗踈風攄而四闢先生偃息乎其中
嘯歌乎昕夕乃妙觀於玄化覩四時之流易至若
青陽應候韶華彌空岸草欲芳土脉初融溪柳摇
黃園桃蒸紅淡風煙兮碧松咽絃誦兮夫子之宮
雙溪泓澄以流注兮下石灘而玲瓏先生於是佳
春服之旣成偕六七之冠童鏗點瑟以抒情兮慕
浴沂之高蹤至若清和屆節綠陰重浮紫燕兮輕

風黃鸝兮崇丘俄畏景之當天駐彤雲兮不流雙溪清泠寒碧盤渦旋油先生披細葛以涵風趍涼陰而夷猶其或梅雨翛翛陰雲漠漠山櫻兮欲然濕鳥兮無托雙溪承衆流以勢大響空山而噴薄先生於是枯藜在手草屩承脚思有本之不捨料無源之易涸至若金風摵摵瑤宇湛湛抹輕霜兮林表絢殷紅兮欲酣菊芳兮山阿荷倒兮寒潭增爽塏以淒凜兮恣窮搜與幽探雙溪澄清若鏡綠淨如藍先生於是開芳樽以臨流與佳客兮相樂其或玄蟬響息素月騰輝夜岑寂以無人兮咽寒

螢兮庭闌雙溪泠泠以耀月兮爛銀汞之四圍先
生於是撫枯桐以奏曲兮托洋峩於瑶徽至若朔
吹號怒長林一空闃薄寒之中人兮煨榾柮以爕
烘雙溪成氷以雕鏤兮鳴琴筑而丁東先生於是
倚暮酣襲紫茸立陽坡而延佇兮傲刮面之陰風
其或頑雲結葉密雪飄花飾空幕檜塡坑滿崖雙
溪凍合以無聲兮走蜿蜒之銀蛇先生於是揭錦
帳拓窻紗酌羊羖之羙醖令纖手以搔爬度妙曲
而增懽謳一堂之春和紛四序之代謝兮信光景
之無窮隣凡塵於跬步兮宛一入乎壺中許曰地

靈有待發祕藏只剗乃荊榛土燥剛只庭可旋馬
容登堂只棐室孔安君子寧只君子寧只享千齡
只重為告曰汩囙山兮蘙蓬葦甘長往兮樂幽獨
奚所樂兮逭　聖朝侶魚蝦兮友麋鹿我愛雙溪
兮匪江湖與山林跡拘簪組兮烟霞心欲往從之
兮洞府深何以贈之兮雙南金

養蕉賦

壯元判京兆李侯伯玉氏馳其胤渾請芭
蕉并蒔養法於雲松居士居士問曰尊公
養之何如渾曰冬藏於陶室而遣凍春蒔

於庭除而不槁如此者非一再矣甞為則能冬不傷而夏不萎歟居士笑曰噫天壤之間繽紛葳蕤飛走動植之類待養而成遂者詎能知其幾也茍失其養動者息植者仆榮者枯敷者乏索然離其性矣奚恠其然歟物既如此心亦待乎養者功名事業之所引誘憂患榮辱之所拂攪能全其天而不爽者鮮矣蕉乃植物中之最軟脆者也太燥則焦太濕則敗法得則易榮法失則易枯善養之機妙在自得歸語老子

當一領而黙笑矣於是付以蕉根兼抒以

賦云

大鈞播物厥類繽紛咸囿大化渾融氤氳孰主張其玄機秩庶類以群分資陽施與陰化爰各正其性命物奇離乎水土旋萎薾而莫盛爰有柔草非蔓非枝葉如輕綃根似蹲鴟性怕霜摧心耽露滋縱柔質之易脆乏松篁之貞姿亮與心而嗣續良有契乎微危宜種植於庭除近君子之清儀種之如何厥有良規當其土脉澌解夜無霜威擇半陽地掘坑成圜安根壅壤務要軟肥封齊舊根沃勿

暫晞施以曲欄預防非違及乎清和届節南薰始至宿蓝浮青新葉含翠漬馬溲於敗穫旁互列而深賔芽承潤而益達氣含腴而增熾緑蝸抽而呈燭青鸞茁而伸尾儘輕盈而壯偉壓風標於衆卉至若虛櫺永日細葛含風博山烟轟雲和曲終情紆軫其無托悶孤寂其冲冲忽翠翹之飄動況綺羅之艷穠至若空庭雨暗隔窓人稀一壁青燈明滅無輝紛百感之忽來思遺世而奮飛撤飂雨而敲鏗驚愁魂於依稀及乎瑤宇廓清霄露凝涼絲敗葉之披離森孼芽之成行操新刀而剔繁剥嫩

心而盈筐滋五味而烹調雜辛椒與桂薑含至腴於淡濘膄態膰與精羊及乎嚴霜始肅木葉載脫命健僕以破培塋留尺而乃割藏諸土宇勿近中央列植岸頭培以乾糠莫怕人氣烘煖為良最忌冷濕易致損傷茍審機而按法庸何慮乎不臧當嚴冬之閉塞通一線之微陽暫借力於安排尚抽薑而吐芒茲脫免於化工亦漏洩乎春光超陰陽而獨存軼寒暑以愈康豈獨茲物之為然兮抑有修鍊之祕方雖然物有形而消隕有形者會有其終理無形而昭晰無形者後天地以無窮寧存養

而省察勿助長乎幾微仰聖門以自勉冀君子之
庶幾

友菊齋賦

有大先生腹蘊五經心通六藝研窮乎性命之理
辨析乎天人之際冠章甫以峩首飄縫腋其揚袂
托斯文以會友郁芝蘭於當世盍朋簪而道融拔
茅茹其心契乃入成均坐明倫之堂進諸生披縹
緗談温㬮其春盎語淒漂其飛霜爰貴德而賤藝
仍黜伯以尊王誓堯舜其君民兮回斯世於虞唐
嗟嗟造士天叙五倫朋友居一約踈為親忘年歲

以重道蔑勢位以友臣時無盡而人無窮兮莫不
須友以成仁爾知夫交類萬不同而益友之有其
真者爭有一生飄輕綏曳長裾矩步規旋咸中疾
徐三揖而進退且躊躇席間函丈躡席而居曰鯫
生視聽聾瞽俯仰籧篨今聞至教招然若發蒙矣
嘗聞人生於世厥類寔繁類聚群分林林元元各
有儕友難可殫論凡厥交友大略有三太上無私
其交無嫌刮去毛皮敬信相參此則道德之友內
省無慙其次相資窮達一心收青紫於掉臂結情
素於斷金此則功名之友交有淺深最下反側飜

雲覆雨隨冷煖以重輕技剛柔而吞吐此則勢利
之友竟亦何補俛仰宇宙興懷今古紛交友之萬
變豈不出乎三科何先生之取友友霜菊而靡他
顧先生之教之兮亮深衷之如何先生乃轉碧瞳
撚霜髭據枯梧倚烏皮前書生以面誨騁談鋒之
恠奇曰有情之締交紛始合而終離爰自結髮心
無磷緇金石通其分膠漆比其堅壓陳雷以不齒
病管鮑而莫肩矢神明而不渝求終始以罔愆及
乎貴賤貧富勢位相懸忘舊契於徃日悲同袍於
昔年其或萌睚眦於一念森胸臆之戈鋋藏利刀

於笑中乎相殘而唐捐斯適心與心其相於兮竟相背而變遷交終變易仇敵其然是知人間之良友久不若無心之植物爾知夫茲菊之所以貞堅芳烈隱逸而披拂者乎當其金風振蕩瑤宇澄碧嚴霜戒曉溥露凝夕萬木脫葉千山露脊玄燕辭巢而絶影鷙鳥歸林而揚翩園林閒其如掃漫衰草兮蕭索于時雖以梅兄之清韻淨友之中通莫不萎瘁而歸盡矧能徵夫魏紫與妖紅余乃杖枯藜以散步訪幽香於殘叢寒葩璀璨密葉青蔥露繁霜而益秀帶微陽而左穠按酒齊而斯香滴糟

象之濃濃綴金英以泛泛羗芳氣之揚揚滋喉吻以滌胸襟兮渾通身兮天香薰肝膽與肌骨兮物與我其相忘泯言辭之相宣兮遂同歸於醉鄉生聞命雀躍續之以謌曰奄四時兮倏忽念群芳兮衰歇殿百花兮始發香清冷兮逼骨塵萬丈兮眯目颯乾霜兮入髮保芳馨兮無闕寄幽情於明月重為告曰燕朋狎侮喪厥德兮切磋箴規友亮直兮松大夫之挺植竹君子之整飭有其節兮香色兮友此孤芳說情識兮觀物省身為我則兮先生莞爾而笑憑几太息催呼酒醴揮灑翰墨結澹交

以若水期卒歲以不忒步東籬以三嗅瞻南山之屴崱

擬登樓賦　金宗直

乙酉二月余自密陽還京道出陜川渡赤登灘登岸上樓覽物傷懷遂擬仲宣登樓之作

後千載以登樓兮心實獲乎古人胡蓬蓽之側陋兮希明揚於昌辰曩孤騫而識路兮依士師之清塵雖經竇之紛如兮不敢睨之敢驅果與世而齟齬兮宜顚躓乎險途既三釜之不吾謀兮排國門

而南徂凌雪霜以遥奔兮就慈闈於推火値歲年之未稔兮腹蔬糲之不果省兄弟於影堂悲鏡鸞之孤寡里閈繽其來集兮故儆余以仗馬專純嘿以靖處兮頤遂耕釣之初心歷玄英而發春兮烏間關於園林理角巾與蠟屐兮思逍遥乎幽尋時搜補於兵額兮將械余以挽鈐匪緇黄其曷迷兮覦貞卜於鄭詹仰春暉以流涕兮矯冠佩而悲還慨余行之遲遲兮矧道里之脩艱朝余征而夕寐兮違日遠乎關山水何深之不臨兮樓何高之不攀戾赤登而徑渡兮忽茲宇之如跂聊縶馬以徙

倚兮恍烟景之邐迤俯湍瀨而窺魚兮想故川之
魴鯉覽榮木於聚落兮懷故園之桃李擷芳新於
野田兮緬故山之蕨薇膠余心而莫捨兮羌中道
而懷歸子起立而騁目兮白雲藹其孤飛復憑檻
以假寐兮魂佁儗而無所極忽僕夫之喚醒兮報
黃粱之已熟揮沃盥以迎佇兮踆烏奮迅其西昃
下階梯而據鞍兮膓憑回而鬱塞固行止之在我
兮何不斷而自感喟捧檄而動色兮非尋常之可
測念秉田之為貧兮亦復歎欷乎接輿苟自圖於
封殖兮人誰食乎吾餘嫉世俗之溷濁兮驕妻子

於白日椒蘭隨以變化兮哀容長而無實有蹈道之如夫兮羌群咻而衆唾徵往哲之芳躅兮信余命之多愆顧初服其猶未悔兮縱阨窮而勿遷尚百歲之在後兮懼誓言之不堅聊書紳以自詔兮庶日夜以乾乾

觀魚臺賦

丙戌七月李施愛反予以節度使之命發兵到寧海府兵未集與教授林惟性進士朴致康訪稼亭舊家仍遊觀魚臺是日風恬浪靜俯見群魚游泳于崖下遂和牧隱

小賦以貽二子云

肅承符于玉帳兮東將窮乎海涯紛羽檄之交午兮余安能以恤他瞿壯事與老謀兮消日月以消磨咽禮州之閫閣兮聊延竚於前修之故家有臺巙屔于厥傍兮𥌻赤城之晨霞從二客以指點兮怳不知身之憑灝氣而躡玆地也蒙莊奚詫於知魚鄒孟敢稱於觀水倚危磴而遐矚兮渺雲濤其幾里少焉飇毋不翔盤烟遥起海市如掃光景欻異劃長嘯以俯窺兮群魚撥刺以悅志蹇族戲而隊游兮匪膚寸之瀺灂之可擬湊通波以喁噞兮縱

絅獨兮奚冀或掉鬐而奮鱗兮吾恐風雷變化以通靈攀虯枝而太息兮感物類之咸寧並鳶飛以取譬兮孰聽瑩於至理斯大極之淼于前兮失佩服而勿棄眷二客之脩騫兮忽有得於瞻跂崇羽觴以相屬兮悟一本之在此酹牧翁而咏姱辭兮若飽飫於珍旨肝膽非楚越之遙兮願同歸於明誠之君子

謁夫子廟賦

景泰甲戌秋嚴君自成均司藝出爲星州教授乙亥春余及仲氏往省焉因留黌序

讀書携諸子入禮夫子廟見大聖以下四
聖十哲皆塑以土歲月已遠黯黲如入古
寺見千歲偶人予愕然不敢指視以爲六
聖大賢如有靈其肯依此而受享乎於是
咎始作者之無稽書此賦遺諸子俾改以
木主云賦曰

歲旃蒙之首時余經趍乎茲黌群狂簡之君子瞻
夫子之廟庭撫中唐之文杏欣時雨之數榮闢金
鐍以磬折起闕里之遐想入余踞而仰視忽盱睢
以懍惘何於穆之清廟摶泥土而肖像無異夫淳

屠之宫兮安得髣髴乎東門之堯顙矧歲久而日
遯宜繪綵之漫喪冕旒十二綱螢蟲兮河目海口
塵雖雖兮赤白陊剝苔蝕山龍兮蝸涎畫字暈于
衣裳兮塊四聖與十哲亦東西之相望或冠倒而
笏墮或髀臞而指凸縱後世之繕塗猶瘢胝與瘍
瘡匪聖靈之宜宅慨廟貌之不臧雖籩豆之潔蠲
恐鬼物之旁窺昔夫子之周流志不陋夫九夷我
東海之文明曾仁賢之所治苟尊崇之有道應夫
子之來綏況夫子之精神譬如水之在地中求之
則在道之斯通何必醜形像而禋祀冀聆蠁之昭

融範黃金猶不可爲而又土木之是肖始作俑之無稽豈不至今其可誚謂聖神之復運煥類制之復古妥太主以釋菜用以彰夫昭郭光聖德於不顯體姬室之規模何必重夫改作尚因襲乎前圖

辭曰南山何有侯栗蓁蓁兮培陽擁陰風露流津兮剖而作主肌理均兮用周人栗可以妥夫子之神兮亟撤土塑返黃祇兮毋令魑魅有憑依兮明告君子余言不欺兮聖人復起謂余有知兮

適庵賦　　洪遺逵

曹其姓伸其名字叔奮者昌寧人也卜吾

鄰扁其居曰適庵夙有能詩聲相識薦而
官之又業醫與譯皆能世目為才府嘗再
朝京師再使馬島無寧歲今年又使馬島
作適庵賦贈其行其詞曰
問適庵君胡號為適而不自適一身衆技之所使
兮日東西與南北朝發軔於藝苑兮夕詞林乎弭
節口嘶聲于夜讀手厚皮于朝閱旣膓胃之困雕
鎪兮亦歷亂乎耳目屈宋繳召而督之役兮曹劉
旌招而使羽翼其埀旣命予為舌人兮又呼號曰岐
伯燕京前赴者再兮馬島今去則三也山川跋履

兮嬉阻物象酬酢之何堪凡生天地之間者各飛潛與洪纖纖者自纖兮飛者不潛自守其一兮而不相兼夫何百夫之殊其能兮予一身之僉也伊勞苦之若此兮乃以適而名庵適庵兮莞爾而笑盱衡而前後于涵虛子曰噫吾無往而不自適也身賤故官銜小而亦榮家貧故俸雖薄而易盈居不必華屋兮苟容膝則安也食不必兼味兮惟果腹之取歡有酒則飲無酒則休獨則自酌偶則相酬詩不要好聊言吾志書不耽讀體倦則睡皆吾之適也若夫北遊乎中國有鞍馬之劬東聘于扶

衆多舟楫之處似非吾之適兮然不以爲處則亦何有於吾且夫水滔滔而長流風刀刀而長號無古今之或息兮不自知其爲勞苟眞吾之所性兮雖卒老道途兮猶甘鷦一枝而尚寬鵬萬里而又南凫脛短而自足象鼻長而亦便吾亦不自知吾之適兮蓋眞宰之使然涵虛子起而酌之又從而歌之曰黃鵠之飛兮一舉九州左翼拂乎若木兮右翼蔽乎不周惟所如兮自適執子之手兮難留舟搖搖兮輕颺海天茫茫兮水悠悠悵獨立兮倚層雲撫長劒兮贈遠遊

石假山賦　成俔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蘧廬六合爲𢅭幪烟雲爲氣候江海爲襟胸風籟膠刁即我之絲桐花鳥忻悅即我之隷僮運奇巧於心匠劉山骨之硼碹忽異境之來設迷不知其西東其爲形也巑岏巔岁截嶭嵱嵷崔嶢岝崿阤靡穹窿或盤或紆或橫或縱或累階戺或攢劒鋒或揭斝豆或陳簴樅或翔鵬隼或拏攫虎熊或若昂首之烏或若奮尾之虫或若峩冠之頎或若袪袖之縫或若跟肘之露或若鬅髮之鬆或若篆籀之錯或若龜墨之烘塞

若相偶亘若相通背若相詬聚若相攻拱若相揖
俯若相逢鶩若跨騄耳之駿突若彎烏號之弓不
憑五丁而開九折之坂不賴神禹而成疏鑿之功
巋然出衆者父母之崇環衛輔佐者衆雛之恭沉
沉或作谺谷虛牝濯濯芙蓉甜問爲谷迴繚爲墉紋以
斑駁間以青紅紛敷馥郁蔘鬱蒨葱日升炳煥月
出玲瓏霜摧愈厲雨洗更濃晴烟冉冉籠帶半腹
依稀雲氣隨飛龍群飛薨薨稟上尋芳彷彿鶴鶴
棲喬松茫洋出塵之標窈窕希世之蹤大抵高低
遠近鉅細霏繹其狀似不同而無不同客有請先

生者曰儂聞華藻椎大樸之殼芻豢害至味之供碔砆衒彩於璜瑀荃蕙混臭於蘭叢今日所覩使人恍惚盲聾不知陰陽造化如小兒嬉戲而示人以豈耶抑不知風雨之夕夔魖魍魎偷天鑿月斧鬼斲而磨礱之耶是何奇奇怪怪妙變化而驚愚家先生曰不然自其小者而言之則肝膽不爲我有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天地亦不我容千里起於咫尺而漸遠萬物出於毫忽而無窮彼隱轔相屬者太行王屋之重崒嵂孤撐者天柱祝融之峯濤淺而瀉者龍門灔澦之衝泓澄而畜者洞庭雲夢

之深嵯峩陡絶俯挹灘瀨者大别小别之勝赤壁浯溪之雄由是觀之拳石為岱嶽之宗勺水為河海之洪芥舟回瀠即龍驤萬斛之駕長風鮞鯫撥刺即穹鯨巨鼇之掀大空然則孰假孰真何去何從拙不必拙工不必工詐非其詐忠非其忠悶悶昏昏兮非惷明明察察兮非聰人有窮達道有汚隆得何欣欣失何忡忡固當逍遥放浪心會神融若鞭笞鸞鳳馭汗漫而超鴻濛何必在廣寒之府瑶池之宫又何必蠟屐披榛而往來憧憧昔子虚子從六是公賦上林之勝而媚茂陵之翁彼當時

齊誇楚詫者不啻呑八九於胸中今則雲山睃翠千萬狀坐臥相對乎房櫳樂吾樂兮不鼓鍾之鼓鍾嗟呼紆青拖紫奔走於紅塵者擾擾如醯甕之蠛蠓窘乃睢盱踧踖屛氣曲躬坐同據梏起偕携節固將遺外聲利脫略萬事而相與之始終

喜雨賦　柳陽春

成化紀元二十三年夏五月既望民方渴雨土生浮埃越七日辛酉乃雨丁卯大雨九陌周洽四澤盈注於是百姓相與忭于野群臣相與慶于庭咸曰豐登有期勃然生成是雨之功伊誰之力也皆

呼樂歲之慶僉曰吾 王之澤也齊上手而陳賀
遂登闓乎 王前王曰不然歸之於天遂御南薰
殿召司農卿講九農之政慶百苗之殖乃命予墨
客卿曰卿按萬物之性情探二氣之亭毒揚兩之
功賛天之德宜極鋪張為予賦之予墨客卿拜手
稽首曰敢對揚 聖上之休命謹俯伏小退抽筆
聯辭遂作賦曰月旅蕤賓日在東井蒼龍正中朱
鶉方逞時伯勞之和鳴迎南郊兮循景方長養之
盛節期田功之上熟忽連月而閟雨望雲霓其如
焱元陽悍其酷烈炎氣鬱其四起馳火車兮驂熒

惑使羲和兮揚赤幟勢炎炎而赫赫氣爞爞而滌
滌火井沸兮焦溪渴虞淵烘兮蒙汜赤巖竇絶乳
陂池出閘堤塍爲陵溝澮成暵當此之時雖使鄭
白開其涇渭豹起謀其澤鹵顧安所舉揷而成雲
決渠而爲雨也哉於是按神農求雨之書稽舞雩
禱雨之典靡神不舉于壇于墠至於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遍走遍求旣長旣卒是虔禱之至此猶靈
貺之久鬱方將致怨于雲漢歸訟乎風伯迺至舞
巫覡呼蜥蜴觴土龍泥石牛或閉門而塞途或還
市而修溝皆曰其雨其雨兮萬口喁喁其未休俄

而八風不翔六氣沉寂天色混沌層雲四合昏昏
漠漠瞑瞑默默忽乾旋而坤轉上帝赫其威靈叱
咤六丁檄召五星命飛廉會豐隆呵電母鞭雷公
擊鬼鼓兮騰龍車驅鐵騎兮飛金索誅炎魃於西
郊襲驕陽於南陸於是詔馮夷徵海若旣行令於
四瀆又布符於五岳肅氣升兮蒸欝滃液漏兮游
揚旣而興雨師以作陣聽天一以主張兮指麾兮
旣嚴施號令兮有節不淫不劇不徐不疾匪震匪
拔匪溢匪淺演以潛沫濯以膏液若有鬼神斟酌
勿亟始霂霡以浸潤終滂沱以瀀渥於是根之蹢

者秀發苗之過者敷榮或甲而出者或乙而生者或麋而赤者或芑而白者咸軋軋而蕃盈亦灩灩而生息萬物欣欣而自悅百穀穖穖其成苞蔚翹莖而濆蘂紛擢穎而展胞揚皓眊兮蕁蕁敷紫茸兮穊穊將見一禾而十莖一莖而九穗懞懞黝黝芃芃穟穟既連莖而著德亦合穎而呈異敢將不取於周盛六穗又何論於漢治嗚呼坤呼毋乾稱父鞠育萬物貽我甘乳使天而雨金成丘兮苗不得滋以生遂也使天而雨至三日兮民不得飧以爲飲也是膏澤之遍及果不知其誰之賜也言

未既有翰林學士喟然而嘆歷階而進曰子徒知禱雨之有徵而不知致雨之有由也徒知在天之天而不知聖人之所以與天為謀也予不覩我聖上之所以應天之實乎體一元守一德闡九疇遵九經順二氣於範圍齊七政於璣衡于以代天工修天職小心兢兢臨政翼翼於是祖神農宗后稷親事籍田兮以供粢盛之薦追念豳風兮以省斂耕之令知稼穡之艱難每勞心於稼政忽值時雨之愆期益自軫乎聖敬遑遑乎畏天之威汲汲乎憂民之病遂損膳而撤樂發憂旱之痛旨乞言

於耆艾勳舊之臣求言於骨鯁魁壘之士冀交修
而協贊以匡予之不逮特升明而黜幽斯補遺而
革弊迺至拯重囚放輕繫蠲免逋欠賑恤困乏革
徙民之令疏役民之式既省獄之恩深又厚生之
德洽是人心之胥悅盍天意之感通遂昭荅以甘
澍示湛恩之圓融信乎天聽之自我民兮知聖人
之上與天同也是豈山川之祀土龍之祈所以致
此回天之力動天之機也哉若乃德涸而仁枯邦
斁而政爈是所謂人旱而天旱兮亦何有於感應
之足云也猗歟我 聖上之奉天兮誠以實而不

以文也午墨客卿再拜而颺言曰大哉聖德之配天也誠如子之言予然予於是有所感矣請質之於子也昔堯之欽若昊天兮何有九年之水也成湯之欽崇天道兮何有七年之旱也以周宣之敬天旣不免雲漢之歎我　聖上之奉天亦有乙巳之憂是豈其德有違於天耶殆時數之不可䧺也歟信天道之幽遠兮豈人事之有所求也哉翰林學士乃盱衡而詰曰子不知天之所以譴告於人君兮亦仁愛人君之至也天之譴告於堯兮舜以爲警予而自試天之譴告於湯兮躬自責於六事

天之譴告於周宣兮乃側身而瞿瞿我 聖上之
祇承天譴兮亦曰惟予之辜也我求其所以兮豈
召因之無端或朝有四凶而未之除兮不能無遺
憾於知人之難或身處君臣之變兮不能無慚德
於致天之罰或寧丁我躬而呼天兮豈以夆厲王
之餘烈也我 聖上之避殿而求過舉兮又豈無
人事之或失也是上天之所以譴告而使之覺悟
兮信仁愛之出於陰隲也知聖人之所以應於天
兮亦修省之至於昭格也諒人君致福之道兮莫
有大於引咎而自飭也竟蒙天之鄰應遂對時而

育物也極高明之為配宜與上天所對越也豈侈
然自以為無咎兮委時數而莫之察也吁其盛矣
哉彼漢武之意乾封層穆之欲騁匪祇速天之怒
兮敢回天之有望至罷歲而終莫知其咎兮曾何
補於國耗而民荒也哉於是子墨客卿矍然改容
蹙然心腹避席離坐遂讓于翰林學士撰頌曰
於赫我王德配上玄一至誠兮至誠無息有感必
通動圓靈兮乖氣屏伏和氣薰蒸降膏澤兮靈既
既隆以優以渥萬物育兮雨暘時若時和歲豐
皇之極兮天人參會上下相應于胥樂兮子墨客

卿欣然涉筆請續爲之說曰吾聞太平之時禾不
爲攏夜必甘雨晝必和風風七十二雨三十六是
年之候惟苗之碩民豈勞力實天之勗古有國稅
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絲此其時乎何以加焉遂
輟墨而謝曰賦已就矣謹繕寫以進請播樂府
上覽賦畢牢讓不居顧謂司農卿曰吾將觀省于
郊命有司備法駕幸東郊召司稼乃登進厥農而
勞之曰嗟爾有生常患阻飢天鑒孔仁實不我遺
始旱而雨土膏方滋耕犂種蒔毋失其時耘耨培
糞各勤乃業于以　事于生于足於是父老皆呼

千歲相與為擊壤歌曰我稙穜稑于彼原隰父菑
子播仰以為食方其未雨如火之熇及其已雨如
乳之養蘄然秀盛茁爾壯長聖與天謀何不豐穰
又為報歌曰一粒種兮萬顆垂實畢稃坼兮雙米
抱出于場于室乃積乃餾我有餘粮栖於畝而不
收國有餘粟藏於民而不封豐年之慶誰為上農
王耶天耶何德之隆歌未卒薰風南來陰雨西興
須臾雨乃復作若神之徵未幾炎蒸消洗道路清
澄遂戒僕夫車駕啓還於是路鼓既鼛樂師行班
謳謠者迭和觀聽者如闤相與輸東海獻南山頌

德祝壽聲振人寰蕩蕩乎若天覆而地載渢渢乎
若雨施而風頌

獨鶴賦

蔡壽

鳥有雪毛霜羽縞衣玄裳奪素質於白璧露丹頂
於紅房萬松嶺上獨自戲風而舞月層霄雲外豈
云罻羅而獨罾雉欲左提希有右挾大鵬前鶖鳥
以作媒後雄鳩以為朋嶰谷千層攀附儀鳳之翼
天門九重挾輔陽鳥之靈然而雌雄未辨黑白難
明斥鷃笑我之高飛鶬鶊嫉余之善鳴紛二鳥之
光榮誰識昂昂之高姿眩白舌之讒佞不知皎皎

之明心於是灰心塵土歛迹山林巢孤島之明月
夢九皐之閑雲時入道士之帳對豈若鵬忽過蘇
仙之舟翅則如輪其或側身入雲鼓翼冲天任回
翔於寥廓豈拘戀於林泉遙向楊州之路腰纏十
萬貫始歸華表之柱去家數千年使欲見知於人
不惜其身辭物外之烟霞慕世上之風塵駕晉緱
山欲奮飛於萬里乗軒衛國願受祿於千鍾終必
繫之長繩閉以雕籠灰勁翮而不飛斷長脛而莫
行入于沙苑必中明皇之矢鳴於華亭宜傷陸機
之聽曷若隻影單形處幽守獨庶免俗士之煮不

期高人之畜以鳥養鳥而無鍾鼓之擾以遂江山
之樂哉

續東文選卷之一

續東文選卷之二

賦

大椿賦　南孝溫

夢予乘胡蝶兮飄飜飜其上征令凍雨洒塵兮使飄風戒行過銀河而牛斗兮歷太微而帝庭仍大人於九霄兮雙眼爲予而青予乃揖而宿之敬而神之載前而致辭曰予生下土幾三十春居閑處獨孤陋寡聞世界之外幸逢異人盍敎異辭慰我涸鱗大人開言而眷予留至貴之奇說言有大而無當猶河漢而無極邈古之初有大椿者其生其

長曠邈之野霜皮溜雨鐵幹剝落蟻穴百圍之根鸞栖萬丈之葉雨師掛天瓢雷公藏霹靂敷榮造化之功扶持神明之力以一萬六千年為春秋以八百四十二月為朝夕茫茫堪輿人世遞代惟椿獨立閱幾年載醯雞旋磨陰康大庭之沿革也蚊蚤交雷軒轅涿鹿之戰伐也杳如兒戲包羲八卦之畫也蹶如歷塊共工不周之觸也視若彈丸女媧之鍊石也視若逢矢后羿之射日也杯水覆堂九河決矣半顆崩頹砥柱折矣俄頃瞬息夏五百籙矣若朝若暮商六百曆矣文武道喪周東轍矣

齊晉交覇春秋作矣觀天地之變態兮與無極而
為隣羌風霜而不凋兮歷萬古而長春若夫蟪蛄
春生而夏死朝菌暮生而朝衰曾春秋晦朔之未
識兮豈大椿長年之可知蓋其為大小之辨兮黄
帝之所聽瑩而衆人之所共喩也余聞而疑之又
從而詰之日予言大矣聞者皆驚愚見異是予其
試聽洪鈞肇判奇偶以成品類亭毒有萬其生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有小有大有短有長有多有寡
有存有亡非喪無得非弱無強非死生無榮非晝
夜無光惟大小得喪之一體兮亦晝夜死生之一

理道無往而不在兮曾何辨於彼此是故至道因
是大觀齊物天不能驕乎地日不能傲乎月飛不
能笑乎潛動不能多乎植孰指而為非兮孰指而
為是堯桀皆土兮孔跖俱死莫大於秋毫兮太山
為小莫壽於殤子兮彭祖為夭鳳凰增擊而高逝
兮鴟得腐而仰嚇鵾鵬九萬而圖南兮鷃蓬蒿而
自得亦各守性兮其義一也而況天之生物因才
以篤覆之非讎培之非德始得理而俱生竟與化
而俱滅菌小年而何損椿大年而何益知小之可
安兮高大之可忽知死之可輕兮長年之可却吾

以予然異之教曾說大椿而已吾恐造化之本意
在此而不在彼也大人曰噤達士因辭而求義賢
入聞一而知十予初托漆園之滑稽以寓夫至道
之玄寄何予見之凡庸無反隅之知識反挾堅白
之鳴強據愚小之抱變風止乎禮義大椿可以喻
道蓋其至人無己神人無爲亡我喪我無是無非
乘六氣之正理知天地之玄機得至樂而游至樂
澹無慮而無思亦何異於大椿超氛埃而獨奇纓
者懷憂害者繫俗惴惴縵縵叨叨怛怛留如詛盟
若若機栝托真氣於予勝終貿貿而老洫何所見

之偏小類朝菌之晦朔是故賢愚不齊大小異級
愚於賢何知小於大何及辨乎榮辱而已宋榮安
知列子之御風止於免行而已列子安知至人之
無功且如三皇繼天五帝立極巍巍蕩蕩熙熙穆
穆放勳安安重華大智禹受舜禪湯章夏季有德
有辜有名有位四岳九官之輔翼伯益阿衡之左
右作新民於鼓舞措天下於仁壽名與日月而齊
明德配天地而並久彼昏不知背繩墨而追曲甘
自暴而自棄顧為世之大戮與草木而同腐名不
傳於後日是故堯桀異[illegible]跖死為善與於為惡子

軀而同之甚癡且惑嗚呼太上立德所謂大椿下愚不移所謂朝菌然則斯椿也豈獨莊叟之逍遙抑亦有關於斯文予聞而奇之再拜而謝之曰僕本鹵莽術業蒼黃問以方外之說得聞為學之方聞小聞大又聞聖人之異於尋常也俄欠伸而倐悟但落月之空樑

藥壺賦

客有雲月為心風霆為氣胸羅列宿志吞天地飫東都之風雨馳玄思於秘術飲以沆瀣之浮涼漱以正陽之精液丹九還而歲重誦真經而功積將

欲伯陽乎下風喬松而可軼登玄圃而歷閬風超大壑而昇列缺翩翩之藥翁道安適而逢之鬚眉皓白狀貌淸奇倏然韓衆之態儼乎偓佺之儀揖予汝南之市迎予壺中之域三光森朗於洞天地軸潛移於咫尺黃熊青兕之啼號瓊宫紫府之傍列玉樓高兮福地爽玄壇峙兮瑞雲集交梨火棗之爲行氷桃碧藕之錯落玆乃所謂羽人之丹丘而翁乃鍊形而換骨者乎客於是驚心慄䰟駭膽竪髮順長風而膝下投龍杖而俯伏曰臣長房敢告天師下土凶荒大道日衰秦二世而靡靡漢兩

都而陵夷慨世道之如彼悲無人以我知一掾酸
辛殘生如寄朝東暮西醉生夢死感榮枯於黃粱
悟得失於亡羊茲得枕中之寶顧有雞犬之望奈
何緣淺分薄徒費居諸餌金服玉三尸如初噏雲
吸月麤䥶不除歲年流亡形神日枯願授妙真之
訣以為長年之啚翁乃低眉欲言酸淚萬行僕本
帝臣備侍帝傍朝為青陽之使俾平秩乎東作夕
銜西成之命令西皇乎肅殺督玉兔兮催擣藥鞭
雷公兮督雨暘憩銀渚兮監女織援斗杓兮酌元
氣軒轅之上昇兮予佩湅雨而先路秦穆之朝帝

兮予實四門而接遇位極帝庭寵冠群仙勢焰薰
人恩波滔天何啚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坐讀
黃庭之誤遠被下界之謫天門開兮爽靈飛白日
懸天兮雲軿不可以追逐看羊海上兮四十年化
鶴人間兮三千齡神歸紫微之垣夢繞太一之庭
悲風蕭蕭驟雨冥冥殘形銷鑠生計於竮壺中寂
寞誰與語軟紅噴薄徒延竚今夕何夕邂逅良士
骨法非凡可以語理然而道有邪正術有曲直士
負高明之見或自傍蹊而入則未必無鼓鑄五石
之銅自謂神仙之得眼前之務外攻長生之欲內

斷玉屑焦其心丹砂毒其骨百脉鼎沸而不澄精神疲倦而恍惚鼎器殘弊而頹頑藥物彫喪而耗竭千舉而萬敗大癡而小黠往往朱顏未凋身歸鬼録求以長年適以殀没紛紛藉藉以是而死者不可殫說是故寶書誤人金丹殺人于無乃從事於斯以失谷神唯求之心乃是道真然道可以授兮而不可形於言辭其靜易亡兮其動易危無滑而心魂兮無勞而四肢虛以待之兮安之以無為龍吟虎嘯兮鎮之以不走鉛汞交結兮及時而采取守而火候兮滌而塵垢閑而神室兮無為物誘

將見轉天根之關楗兮匝六氣於三田心中正而
純粹兮會萬理而自然然則可以躋太初友無極
陰陽而契妙鬼神而合德形穆穆而浸遠離人間
而遁逸乘赤鯉以上征與日馭兮齊遠壽與天地
而無際俯視人寰而如一粟安用區區於煉丹自
戕其命脉也哉言未既客心靈自悟滯疑冰釋再
拜藥翁而謝之曰天地之間惟理一也神仙雖秘
理外無物余初求外而不得乃今反身而方識敎
不異於周孔妙參同於羲易吾然後知身爲爐鼎
心爲丹藥乾坤坎离著此心之匡郭也文武火候

者此心之緩急也牝牡四卦者所以備橐籥也降龍伏虎者所以防佚欲也六節相禪者一身之晦朔也甲乙逓配者一身之納甲也心存不舍所以載營魄也動合天機所以生生不滅也豈真有丹鼎鉛汞夫婦男女與夫日月寒暑乾坤川澤者乎噫微夫子幾誤此身吾將爭此訣以遺兮天君

得至樂賦

予既作哀人生賦身外之結習消除胸中之天遊自在酒盡人散興猶未闌復作得至樂賦

予曾遠遊兮求至樂之所在行李彌於上下兮足迹遍於寰海折若華而為蓋兮精瓊實而為粻歷崆峒而崦嵫超月窟而扶桑乘騏驥之瀏瀏兮繼日夜而不休羌天體之左轉兮何回極之浮浮日曖曖其將暮兮嗟余生之不時南予轅兮航銀渚就司命而陳詞予生一隅垂四十年兮何志大而計疎聒簧口之嘈嘈兮志已改於予初飢寒亂我心曲兮世故逐日而繽紛無一日之開口兮有百年之憂勤心絓結而不解兮中悃愊之忳忳顧賴夫神明之結我兮顧示至樂之門司命留一訣兮

至貴而無偶憂樂無方兮隨處而有方寸之間兮
天游不啻苦何求之身外兮彫朱顔於奔走聞言
忽悟兮如醉而醒星言回駕兮復夫故鄉一丘依
然兮田園不荒兒童頭角如昨兮慈顔白髮不衰
室人歡喜於生逢兮親戚青眼以怡怡情朋壺酒
以來慰兮萬事不改於舊時六鑿忽透兮九竅通
虛以應物兮樂且無窮舞九天之龍象兮鳴玉鑾
之啾啾得至樂而遊至樂兮亦何慮而何求天籟
入耳而爲聲兮易象寓目而爲色所以爲聲色者
覓不得兮朋來隨我者名無極兮

指環賦

揔

若有絶代之佳人兮倚脩竹而獨立羨連娟而幼眇兮儼神仙之難狎施朱鉛於寶靨酒暈潮於桃頰搓膩玉之素頸渾秦酥之發色展雙眸而流視動秋波之澄碧奪百和於口脂妬肌膚於冰雪用千金與百寶供首飾之紛盻薄高髻於層雲帶蘭膏之浹濕竟靘粧之嚴飾稱珠翠於腰衩衣翡翠之輕襦襲榴花之茜裙綴薜荔而爲帶結蘭蓀而爲佩紉金縷之方底傳凌波之羅韈曳珠履之附蟬脫瑶簪於雲髮迢兮眉兮蛺蝶飄忽容兮與兮

海棠倚日工嚬宜笑豊肉微骨金玉其心松栢其
節極一身之芬芳弱質困乎重壓醉春情之懨懨
喚香夢於眉睫枕珊瑚而轉身釵聲碎而錚鏘藹
鸞被而歔欷眠不成而相牟爾乃無良媒之往来
指九天而呈誓蘊蘭心與蕙性盡女工而多藝智
明乎連環之解兮技邁乎錦上之文裁紅素兮剪
刀鳴剔殘燈兮灶爐薰掛幽愁於眉峯隱青岑之
微茫露剥葱之纖手同春笋之尖長治金環而背
釭函老蚌之明珠約玉指之玲瓏睽朝暉而先敷
擬環乎明月之初弦譬珠乎蓮的之藏頭嗟此入

之貞堅無一行之不修其居則光碧其堂瓊華其
室宜於廣狹中於絲貨方塘小園風日櫛窻綺窓
繡戶眼生纈兮華縒絲席足側滑兮瓊簾玉鉤風
搖扆兮其設則鳳帳微風低舉錦屏香烟馥郁寶
猊沉水未冷蓮臺蘭燼猶格盛鳳團於緗奩噴獸
烟於博山架玉笛兮鳳脣掛青鏡兮龍盤甲空篆
之瑤瑟黯紫玉之棊局其業則效蠶桑於羅敷學
鳳鳴於弄玉殉志乎恭順之門遊心乎禮義之方
夜讀書而自任晝會績而爲常其用則雉毛之聿
松文之研庭珪之墨金華之牋德象之箴女師之

篇左顧右瞻於斯周旋其園則九畹之紫蘭一株
之簷蔔越州之菽丹廣陵之芍藥卸睡之瑞草疊
金之黃菊鴛鴦之梅雌雄之竹奇花異卉無不栽
植或有歛笑語而引琴發陽春於丹脣遏天邊之
亂雲泣屋梁之鬼神歎横竹而三弄動嫦娥於霜
月歌子夜之商調音清越而激烈移宮換羽豈怕
周郎之顧六變九成手應心而不誤柳絮飄揚舞
輕盈兮笙篁琅璫語娉婷兮竊悲夫阿承之醜女
兮遇孔明之丈夫識晨婦之有戒陳女圖而作符
惜山雞之羡影恐失身於踈狂見簷燕之雙飛欝

孤棲於洞房哀悼獨而無與嘆歲月之奄速知天
命之不可求兮敢期乎日光之來燭信天道而無
營視一生之若浮聊逍遙於大順酌流霞而作謳
曰漂史飯胥投淵深兮魯女悲嘯豈寓淫兮津妾
操楫脫父之刑梁氏决死表丹誠兮青陵臺兮不
相負兮漸臺水溢齊女守兮杞妻一哭城隨齊兮
馮氏當熊色不遂兮宿瘤摘桑爲王后兮魏妹被
劓鄭袖巧訴遇與不遇兮在物之數天耶人耶吾
所昧兮九重泉下當與斯輩歸托末契死不爲悔
吁嗟命兮誓不爲累白日之下我無愧兮

秋懷賦

金馹孫

癸丑之秋予在書堂蒼茫歲暮忼愒流光破萬卷之未了羲馭忽以西藏景暉暉以苦短夜曼曼以漸長檪燕翩翩以辭巢塞鴈嗈嗈以叫霜葉摵摵以歸根蛩唧唧以近床感時物之變易增予懷之悲涼對案掩卷心焉若忘不言不笑忽乎迷方乾愁枯根萬事亡羊木溪子在傍帷而問之曰何為然耶身際文明 主聖臣良翹館儲材慱選朝行漑根食實不遺斐狂於我廈屋討論皇王珍分御廚廩繼大倉榮幸無比樂且無央落霞與杳湖山

滿眶和余倡余哉哉洋洋造物為徒心與道昌一
環乾坤信手低昻四時運轉天道之常苦何為而
戚戚懷楚客之悲傷呼僮子以進酒當浮君以羽
觴予黙然不應汪然涕滂木溪子起而更言曰我
知之矣霜露屨愴丘壟荒者耶鶴髮倚門母未將
者耶令原情苦陟彼岡者耶蓴鱸興發憶江鄉者
耶閑情遠別惱閨房者耶好古生晚心遠地偏獨
悵悵者耶行與世違命不身謀強趨蹌者耶佳山
好水高棲遯遁未得其藏者耶蒼生繫念白屋有
寃思濟時康者耶目耕墳典神遊宇宙恨未置身

於虞唐者耶感慨忠良憤疾凶邪謾顰蹙於前代之興亡者耶亦或幼學無成壯恨面墻擬泝伊洛反航絶潢汨沒塵埃世累蒼黃上負聖教下孤時望耗公廩而費日省吾私兮不敢當臨長途而景迫企古人兮力不遑然猶得餘馥於陳編自以為九畹之國香抱獻芹之微誠徒餔餟而周章思羡人之遲暮兮鶗鴂鳴而不芳也想予於時百感集而攻膓噫生天地之若過此身杳於粃糠少壯不懋而老將至兮輸百年於尋常與草木而同彫卒澌盡於一塲豈不悲夫吾觀一元之運不息自強

人生稟賦氣通陰陽春思駘蕩兮夏氣舒長秋懷憭慄冬念矜莊一心隨感與時弛張含生大同不分毫芒惟秋之氣獨克以剛共萬類而於悒實元化之所戕然君子之節情要中正以自方吾將與子以賞秋請登山臨水而倘佯予猶不應袖手思量取琴浪撫萬古一忙風蕭蕭而打扉有聲鏦鏦若金槍也起而開窓則庭空葉積鴈落江清天宇高曠野色青黃

感舊遊賦送李仲雍

予生世之眇末廓無與而寡儔負弧矢於初載跡

徒繫於海陬恒兀兀而無所適兮悵此身之如拘歲辛亥之元正充下价而觀周出國門而西邁兮路曼曼其阻脩歷松京之遺墟傷麋鹿之來遊過箕都而縱目兮餘井畫之田疇點七佛於隆水記往事之謬悠臨九龍之斗岸窺鐵牛於深湫凌鴨江之洪波吹龍鱗兮難容舟逢壚極兮五百里狼烟積兮走驚麞曰茲為渤海之舊疆兮憶全盛於高勾地氣旺而復衰人物生而亦休主安市兮何人抗大邦兮為雌嬰一里之孤郭挫百萬使逗遛婆娑故府猶有殘壘兮埋没金虜之戈矛鳳凰新

堡謾留佳名兮不聞岐山之啾啾指連山以右轉
兮怕草露之奸婾忽鼓鼙之動地擁數千之貔貅
風先潑於旗纛日色耀於兜鍪知遼將之來迎感
勞來之遠猷趁落照而下營胡笳雜於邊謳雪霜
捫兮山阪澁河渡阻兮跋涉幽尋自達於遼陽喜
館待之頗優覩城郭之周遭見民物之漸稠鶴飛
華表兮天地老一留語兮三千秋管幼安兮姱節
王彥方兮好修共攜手而避地運方熸於炎劉抱
遺經兮穿床著潛德於盜牛檢予行之莫及望君
廬而還羞胡貞觀之天子駐清蹕兮此夷猶逞英

心而未已困小醜而悔尤憔野闊以茫茫兮千里
屬於一眸一帶水兮東西認渡遼之前壽至遼河
而乃息杭一葦兮常浮媚娘娘之水廟扣吉籤而
屢抽高平岸上極目而西望兮黛色橫天如振鬣
之驕是謂醫無閭之山兮屹作鎮於青丘思禹跡
之東至兮念明德兮永烱迤廣野而馳騖兮計歷
歷兮幾郵維山海之雄關古長城之東頭秦皇築
以禦胡儘威稜兮難比俾胡來至而內潰空轉民
於深壍尚勤後代之增築要以衛乎中州紛紛劉
石慕容耶律完顏鐵木迭入而擾攘兮不能隔此

氈裘信重險之虛設兮跨萬里兮徒自由逮大明
之區分先控扼其咽喉既定鼎於幽燕建萬世之
深謀置官吏而譏察兮鼓不驚於援枹覽中州之
山河兮實形勝而寡仇爭一州而啓釁陷五國之
孤囚不內修而外攘猶去醫而決痝瞻孤竹而竪
髮風萬古兮飀飀縣昌黎兮孕韓學遠紹而旁搜
度薊門而立馬訝祿兒之凶醜滿目大平之桑柘
杳烟樹兮相摎張家灣兮列青帘直沽渡兮潑淥
油遂官津之舸艦邀解纜於閩甌茲寰宇之通衢
集四夷之群負夕予極乎京師沓車馬之騰蹂繁

華文物値百年之盛兮九陌處處捲侯家之簾鉤
銛烏鑾兮費大官荷皇恩之懷柔同萬國而賀正
拜殿上之冕旒開仙樂之飄飄雜胡部之箜篌仰
龍衮之穆穆詠賡華之呦呦列彤墀而都俞總虞
敏之公侯慚異言而殊制情莫接乎綢繆悅心醉
而歸館月一磬兮歲已遒謁先聖於國子慨丁衣
之未摳考石鼓而摩挲想岐陽之大蒐陳倉野之
無物獲大廈之庇庥景韓蘇二子之大鳴於兩間
兮恨吾生之蚍蜉來逢掖之貿貿兮相旌問兮辨
薰蕕贊短章而求友愧明月之暗投吊文山於祠

下想儀刑而增愁一死兮終古渾百世兮土一抔懷召伯而不見市駿骨兮空髑髏客宇宙之幾過但逆旅兮長留院大擬兮無跡堂萬柳兮摧爲撤訪屠狗於市上悲歌斷兮誰與酬俗與化而推移人向下而益媮吾有兩眼獨不見至德之世盍早歸乎鋤耰白日忽忽其西馳春草緜兮玉河洲白雲飛兮海東歸夢溢於衿裯昔孔聖之遑遑終發嘆於乘桴固吾道之在是初不暇乎他求信美而不可駐兮遂駕言而回輈行旣反乎故國若衆楚之外咻潛一室之書史神六合以周流送君之歸

兮起南浦之離憂悲凉千古澈君之方寸兮落日何處兮獨登樓巡途百物困君之嘲弄兮恐不堪手雕鎪明年上元兮兩地相望幸對月而思不歸來兮春風披錦囊之所收

遊月宮賦

霹靂火仙水德真君乘彼白雲遊乎天門一夕廣寒共翫上元弔姮娥之孤棲俯下土之便蕃講兩君之好會賭天下於碁局謾推枰而落子俄勝敗之兩決二百年之基業輸孤注於一擲各飄然而南北兮但桂影之婆娑彼何人兮貿貿來縱觀而

爛柯伊趙氏之浪子兮夙慕塵於上清之家假道
術以凌虛兮盖亦天誘其衷也旣咎徵之至此兮
胡不歸而省躬也竟自迷而不復兮曾何戒於三
風荒色極於師師妖聲起於蓬蓬金戈亂揮於紫
陌青衣已換於黃袍悵舉族以北轅兮燕雲路迢
塞垣山高一曲胡歌 舊恨新愁霜寒骨冷萬里孤
囚泝水東流錢塘潮落歌舞樓臺戰爭壘壁一輪
明月遍照華夷兩翼旣折不能奮飛祖宗在天之
靈應掩淚兮不輟余甞讀遺史於趙宋兮哀道君
之窘辱始惟月宮之遊非真終驗興衰之運有合

是何蠱心道教蠹國權奸擯斥忠賢崇信宦官土木既興花石又煩啓釁裔夷塗血中原父子爲虜而同狩啜其泣兮何嗟及空教志士肝膽欲裂嗚呼唐明之於羅公遠宋徽之於林靈素隔百年而同一惑也悲涼劒閣之西酸苦沙漠之北前車兮後車雖異敗而同一覆轍也惟彼銀橋千丈青鸞一隻悵望碧空往事怳惚

述志賦

李黿

哀余命之不淑兮胡獨遇此艱難豈時世之莫可兮良所行之非端昔余志于初學兮誓不由乎他

歧仰孔孟以為師兮指聖門以為期懼中途之自
畫兮緜日月而不衰天何高而不求兮淵何深而
可已曰勉升降以上下兮究一貫之微旨知得返
乎吾初兮謂前脩之可企不虞質之菲薄兮遂遊
心於登仕非漆雕之自明兮安敢見乎大義纔添
名於末班兮不旋踵而禍至傷余趾於屨校兮勞
余身於梏桎喧囂敲扑縱横鈇鑕紛火炙之孔熾
兮孰為玉而為石幸聖恩之如天兮得免身於鼎
鑊朝受玦於虎閽兮夕余至乎碧蹄無朋友之来
吊兮有父兄之聚帑呱呱稚子哀哀弱妻華山隱

映以漸遠兮君門邈以深邃知不可以速返兮顧
京師以涕淚落日晻晻而將頹兮怪梟飛鳴於林
間望關西其幾里兮路漫漫其二千涉浿江而渡
薩水兮抵岐漢之翠黛涉東瀨以南望兮有孤城
之如塊壓西海之瘴烟兮通北戎之毳廬多秦雍
之勁氣兮少鄒魯之詩書借隙地以葺茅兮異一
膝之可容嗟羅禍之孔大兮孰肯哀余之窮也衡
門寂兮雀羅石砌荒兮苔封火寒宵夜月滿孤床
塊獨處而無儔兮渙余涕之盈眶若乃春深極浦
日暮殘城汀草怒發江雨作晴雲沉沉兮水府綠

蔓蔓兮蘋渚思美人兮不見結幽蘭以延竚且如風鳴蕉葉露滴寒窓鴈叫長空燈暗殘釭嘆我生之不辰兮念父母之劬勞悲鶺鴒之在原兮泣蓼莪之伊蒿恒展轉而不寐兮心燥熱而煎熬已矣乎天之賦物有萬不一窮者自窮達者自達小者自小大者自大達則伊商呂周窮則孟齊孔蔡大而鵬翼垂天小而焦螟集蚊萬歲之椿朝夕之菌周公之富原憲之貧物之不齊有命存焉下不怨人上不怨天樂天知命固夫子之彖辭依前聖以節中兮安所遇而若兹

弘文館賦　　　　　　　　李穆

若稽古昔我先王之偃武修文也握乾符闡坤珍薄漢唐之造接湯武之仁塵清於外獸還於農爰定鼎于華陽兮欝瑞氣之葱籠樹金城之萬雉兮屹左右乎社稷雙闕嵂嶪以造天千門䃿礚而敞豁于時子來之萬姓欣戴般輸之巧手未訖搢紳先生有若周召之羽翼乎姬室者乃昌言曰易云天垂象聖人則之制作之謂也天有紫薇上帝之宅惟奎及壁是近是側是謂文星委精則晋有良相增彩則周用再平所以輔理乎天文者也故有

天祿石渠之府崇文金鑾之作嶸峛乎正寢之南隅峷嵂乎未央之左掖講六藝百家之書考二帝三王之術此隆代之所設而為治之上法也而况我

聖上體元創制誕敷文德將使論兵之口宣禮讓之風彎弓之手秉游夏之筆者乎請先立所以主乎人文者以則天王曰俞哉宏儒碩生聞之踴躍莫不明目張膽從有司卜於是素靈射彩乎正位坤母不秘其所寶爰構豐字廓我大道其為狀也崙囷蔥翠瑰瑋嵚巇靃靡瞟眇爽朗昭廓翔若鵠企滯若峯矯虹樑偃蹇兮龍驤雲怱窈窕兮

電繞夜月紗櫳春風珠箔若乃温房面陽而南牖
凉室納颸而西闢三冬而秋衣猶煖六月而香燈
可親銀屏吐霞玉階生春接天語之軋軋諭余骨
兮鴻鼎薦珍羞於七寶兮若星羅乎晴昊和氣呑
吐乎流蘇瑞靄繚繞乎金盃可令巢父不敢洗其
耳顔闔不敢鑿其坏伯夷子陵之徒亦相與謀曰
盍歸乎來是以懷瑾握瑜之士釋耒莘野收綸渭
濵元元本本駢闐雲屯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也
嗟夫滄海宜龍鯤之游太山非蚊蚋之托盛恩不
可以虛受特位豈爲乎凡材苟非其器終纏厥災

故千選而百揀經累世而靡怠雖金張之勢胄許史之豪貴族聯三后權傾四海千窺百覬曾不得躡其一足況世之齷齪者哉其謂之天上然也先王以之而遺後 列聖由是而作式蓋自宇宙以来禮樂文物天經地誌陰陽性命之說萬匱千架於是乎積焉自秘書之所未嘗有鄴侯之所未嘗聞秦火以後此焉具存徒觀其繽紛雲委狼籍丘積玉軸牙籤縹囊緗帙殘編隻字價直百璧芸香辟蠹木天窮崖雖蒼梧之野驪不可一日而終也於是管輅之聰明世南之善讀史遷之並覽楊修

之博識自青春而黃髮恒兀兀而不輟徒唇腐而齒豁曾何記於百一宜其陋瀛州之彥鄙雲臺之寵鬼薦青藜者匪劉向耶拭吐龍巾者匪李白耶金蓮以遊者匪蘇軾耶悅主以義者匪君實耶累代之英於焉咸集何謀不遂曷顧難獲萬理無所礙其懷千古莫能逃其口樓青雲之縹緲兮携天香兮滿袖紉椒蘭以爲佩兮聆舜絃於南薰呈琅玕以披腹兮非堯舜其焉陳風文化於草上兮作耳目乎 王室落清眺於白屋兮叫九天之閶闔豈厥寵之無緣兮默有補乎缺闕失時或風雨淒

嘍哦新詩也冰釋泉湧攄清思也鳳飄龍起縱妙
筆也周情孔思待詔策也嶽海溟濛奏上林也戕
義洋洋誰患乎無知音也時或金殿宴蕤玉堂更
深骨冷魂清那得有夢玉漏已罷於人間先生猶
卧於天上或有進而問曰古語有之文必由賢賢
必有文文者賢之枝葉賢者文之本源今假集賢
之號而為弘文者豈有說乎得無捨本而就末者
耶先生聽焉若驚摺笏而咍曰子以今之文為文
翰之文乎哉果如是自面少年雕蟲弄文墨者皆
是可乎夫文者天以日月星辰地以山川草木人

於其間參三而立以忠信爲體而刑政爲用以三
綱爲本而四維爲末五帝由體而務本其發也沖
漠三王開用而示末其光也翕焃自文王之沒文
喪於天下惟天獨付之一人曰仲尼宜其歎文不
在玆乎嗟梁木之既頽斯道寓於文詞托命蠹簡
不絕如縷端木僅得其一聞濂洛泝流而焉究然
其源在於人心兮歷萬古如一日繄我　后之明
聖兮驅庶物於壽域窮洙泗之淵淵兮履三五之
玄轍散皇明以燭幽兮鑄唐虞於至誠慮聖德之
或慾兮曰親近乎老成鑑得失於前車兮戒金馬

之荒迹孰不焦思而竭力兮誓殫節於令夕方將
有事乎無事之地有為乎無為之天汤穆坱圠與
天地同文兮通淳化於自然此其所以名弘文者
也遂須臾於皇我 后冥符太上吾道盛兮營之
不日守我駿寳勲無競兮虎㲄龍樓左之右之神
攸敬兮巙崆嶭崋洞冥礌硊吁可畏兮準則八方
玄化洋洋彌億載兮名雖自唐大道之行由我始
兮文必有質所謂彬彬惟聖指兮萬古斯文復形
人心于胥樂兮樂只君子夙興夜寐彰聖德兮大
人所憂小人所覜天其臨兮大學生某恭贊鴻業

亦来今兮

次李白惜餘春賦　朴誾

昔李白惜餘春之將闌作賦頗道其意予以為白本放曠之人也而猶咨嗟涕洟歎老惜年若迫塞者之為豈可以為達也余故用其韻為賦以廣之云

春兮堂堂來既不識其誰使兮去又向之何方曾不足以少留兮竊獨悲此羣芳收麗日之姸和兮見綠陰之茫茫山野淡其若變兮蜂鳥駭而失行伊余心之多感兮怨東流之沆湘目千里兮欲極

魂上下兮悠揚歌瓊詞兮紓懷思糾繚兮難展詞
曰汀有蘭兮佩結石有蒲兮帶剪臨千尺之幽潭
兮恨孰與之深淺若有客兮導余言予茍愁兮何
能堪四時固各有定序兮比西北與東南春以生
兮夏以長秋成冬實兮物繽紛成功而送謝兮若
在空之浮雲矧大地亦有所終窮兮則何恨夫一
時之易改安得挾子而登仙兮睹桑田之變海予
既聞夫至論兮怳若愈其沉疾齊憂喜以泊然兮
悟百年之一日悔向時之迷道兮同越駕而求秦
登東嶽以遐觀兮招廣成之真人酌九霞之瓊觴

兮就東君以爲別杳莽莽而無聞兮見羲車之西
滅仍泠風以寄意兮夫孰云言不可結忽臨睨夫
壓土兮留夕零而朝華吾將泰初以爲鄰兮與求
至乎無涯

續擬恨賦　　李胥

昔江淹作恨賦李白擬之余讀二篇而悲
之曰古之恨者不止此也遂續而擬焉其
辭曰

茫茫宇宙往古來今浮生若寄萬化同沉於是僕
本志士俯仰塵寰慨念古人留恨其間昔如漢武

龍御雄心未已北伐南征東封西杞將窮六合與
天地比金鑿無效玉牒何功悔輪臺而莫追圖周
公以示衰弓劍忽遺茂陵秋風若乃昭烈奮起三
雄鼎開剏撥風塵橐籥寒灰挾關張而鷹厲跨荊
益而虎視雄圖未半永安潛晷長星繼隕王業顛
隮至如士稚渡江忠憤激烈擊楫誓天霜日皎潔
擬雪河洛氣壓胡羯枕戈未遑群妖內釁若夫共
姜褒天空閟秘華素帷風淒踈櫺月斜假寐通靈
吊影沉哦恨怙恃之我昧之死矢兮靡他昔者岳
王精忠戴天爲辱嘗膽戀主涅背報國卷銀潢而

北注滌乾坤而再廓功垂成於羿彎竟見羅讒而見
戮及夫文山遇害意氣如神日薄風簸柴市揚塵
南望魂飛故國無人傲性命於鴻毛悶宗社之沉
淪或有棄妻含傷逐子乾愁騷人墨客漂泊海陬
此入但値良辰美景觸物增憂無不形存志須神
越松楸若乃勢炎火富薰天珠貝星錯車輪雷闐
亦復冰消雲散零落山顛已矣哉海波竭兮桑田
青桑田變兮海波驚昆明燬兮石鯨寒洛陽蕪兮
銅駝鳴咸與化而同盡孰能後天地而長生

續東文選卷之二

文殊